**十年之约**

**2019年7月19日**

我的24周岁生日。

同大多人一样，除了我父母，基本上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。不过，那天是个例外。
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玩游戏，打开手机，看到QQ上的一条信息，原来是小贤给我送来的一份生日祝福。

小贤是我高一学年（2011 – 2012年）的同班同学，坐我前桌。高二分班之后，就跟我不在同班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她QQ好友，反正加上好友后一直没联系过。

此番收到生日祝福，我起初不免有些讶异，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很少用QQ，而且彼此这么多年没有联系，小贤突然发来祝福，多少有点突兀。

但我感到的更多是惊喜——当时的我处在研一暑假，正忙于准备校招。事实上，我的研一学年过得极不顺利：研一上学期，我学习成绩一般，而科研方面更是因自己的糟糕表现，早早被实验室除名。到了研一下学期，周围同学们都早早准备实习和校招；而我后知后觉，光是开始准备就比别人晚了起码两个月，并且完全做不出互联网大厂的面试算法题，以至于没有任何Offer。至于朋友，我在学校里没有任何一个可称得上朋友的人。

所以，此时收到生日祝福，无异于久旱逢甘霖——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关心，对于身处低谷期的我来说，也显得尤为温暖。我激动之下，回了几条消息，表达了诚挚的感谢。反倒是小贤对于我的回应很不适应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看到了QQ发来的生日提醒，随手发了一条生日祝福而已，不值得我这样回应。小贤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，匆匆结束了我俩本就简短的聊天：

“好啦。那我以后不给你发祝福了，不过我会记住你生日的。”

我不知道如何回应这句话。正好，我的游戏还没打完，于是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

之后，我俩的互动仅限于偶尔的QQ空间点赞或评论。

但我始终没有忘记，这份祝福，让我开心了两三天，为当时的我带来了一束温暖的光。

**2022年7月7日**

转眼三年过去。

这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刷着手机，翻看着我的QQ空间相册。虽然QQ空间已然是时代的眼泪，但QQ空间相册可以保存照片，所以我还会把它当作照片云盘使用。我建了很多相册，基本是按城市划分，当然每个相册的点赞数也都不算多。

我看了一下，点赞数最多的是“上海”这个相册。我看了点赞列表，小贤的头像赫然在目。而我翻看其他相册时，并没有看到她的点赞。

当然，从逻辑上来说，这种“只给一个相册点赞”的情况，并不只发生在小贤一人身上。不过，其他点赞的好友，要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本就熟悉，还在频繁联系的；要么就是大学时出于各种事务原因所加，没什么感情，因而长久不联系的。

而小贤和我的上次正式联系，正是发生在三年前我生日那天。论感情，肯定是有的，甚至可以说我欠她一个人情。于是我随手点开了和她的聊天框——现在想来，这么做的原因，或许是想要重温当时的聊天记录吧？可惜，由于两年前我换了手机，这段聊天记录并未同步到我现在的手机上。

不过，我看到了QQ系统的一条推送，让我一下子心跳加速：

“今天是你们成为好友的十周年纪念日。2012.07.07 – 2022.07.07。”

正好十周年，一天不差。

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看到QQ好友周年纪念日提醒。可是，往常都是QQ系统发来提醒，并且我看到后多半会直接略过；而这回，是我阴差阳错点开了聊天框，才看到的推送——如果我没有点开，我将根本不会意识到今天是我们成为好友的十周年纪念日。

周年纪念日，其实同元旦一样，本质上是平凡的一天；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纪念，是因为我们珍视这一天背后所承载的意义。

所以，我在这一天，做了一件反常事，那就是点开一个三年未有联系的好友的聊天框；而正是这个反常行为，让我得知今天是我们成为好友的纪念日；而且是十周年——中国人素来喜欢5、10这样的数字，整整齐齐。在诸多巧合之下，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：我必须要给小贤发一条消息，让她也知道这一天，否则就对不起这一系列的巧合。如果我不发，那我就会后悔十年。

我纠结许久，应该要发些什么。时间已经到了22：30，再犹豫，恐怕要错过这一天了。最后，我把系统的好友纪念日推送截了图，发了出去，附上了一句：

“好巧，偶然翻开发现今天正好是十周年。”

大约23：30，我收到了小贤的回复：

“！天哪不知不觉！时间过得好快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哈十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间！”

这个回复让我松了一口气——我本来在担心，小贤会觉得我发这条消息太过突兀，因而不回我，或者回复内容是不想进一步联系。而她上述的回复，恰恰表现出她的惊喜，我们有机会共叙旧情了。

由于现在彼此更常用的都是微信，所以我和小贤加上了微信好友，使用微信联系。小贤是我微信里第一个福州好友——我的习惯是，添加好友时，会将对方所在城市作为好友标签，为此我专门创建了一个“福州”的标签（当然，我有很多古田老家的朋友在福州工作，但我习惯上还是会把他们看作古田好友）。

刚开始的聊天，彼此都很热情。我表达了希望国庆假期能够去一趟福州，和小贤见上一面的想法。事实上，国庆去福州的意愿，我今年早已有之。这是因为，上一回去福州，是在2017年寒假，距今已有5年半之久。我想看看，这座离我老家仅有半小时高铁车程的福建省会城市，在这5年多以来，发生了多少变化。

小贤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喜欢一座城市，也是因为在意这座城市中的人啊。”

然而，热情终究是不可持续的。一周之后，该叙的旧情差不多说完了，加之小贤工作比较忙，因此我们的联系频率也就大大降低。虽然有些失落，但毕竟是人之常情。

**2022年7月19日**

我和小贤重新联系的12天后，又到了我的生日。

为了验证小贤三年前说的“我会记住你的生日”这句话，我一直在等她发来生日祝福。然而，直到晚上10点多，她也没给我发任何消息。

我理解她很忙。于是，我索性先下手为强，发了一大段消息，告诉她三年前发来的生日祝福，令我非常开心，借此机会，正式表达感谢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小贤看到了消息。这回被感动的是她了。她说：

“啊啊啊对不起！我昨晚太困睡着了，以至于错过了零点给你发生日祝福……那么，生日快乐！”

关于三年前给我发来生日祝福的原因，小贤也做了解释：“其实我当时给你发，是因为你是我列表里唯一的高一同班而后两年分班的同学……本来以为只是同班一年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遇到你这样真诚的人！”

这个人情，我算是还上了。

之后，我俩约好10月5日在福州见面。

**2022年9月30日**

国庆假期要到了。我请假回古田老家的第一天，就试着去联系了尧天。

尧天是我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。在高一时，他欣赏我优异的学习成绩，所以和我成了好朋友；而高二分班后，他又凑巧和我分到同班，于是他在高二开学第一天就主动要求坐我旁边，老师也同意了。所以，高二和高三学年，尧天成为了我的同桌。而他也毫无疑问是我高中阶段最好的朋友。

但是，上大学之后，我们彼此的联系就少了很多。五年半之前，我上次去福州，也联系了他。当时是寒假，他在福州，于是带我在福州逛了半天，并请我吃了一顿午饭，是在三坊七巷附近的朱紫坊蹄髈。

那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聊过天；只是每隔几个月，我俩有谁发了一条QQ空间动态，对方看到了，就会点个赞。

我依稀记得，当时尧天和我说，将来打算出国读博。按时间来算，如果他真打算读博，现在应该已经在国外了。

我犹豫了许久要不要发消息问他在不在福州——毕竟我们五年半没有联系，肯定是生疏了，只不过不确定生疏到什么程度。

终于，我还是在QQ上问他：“尧天，我国庆假期打算去福州。你到时候在福州吗？我可以来找你啊。”

他的回复是在凌晨四点多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在美国读博呢。”

果然是言必信，行必果。

待我早上起床，我们就聊了起来，没有任何疏离感——甚至连聊天的语气和方式，都与高中时如出一辙。

聊着聊着，尧天突然问我：

“你现在不用微信啦？我给你发的节日祝福信息，你都不回我。”

我大为讶异：“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节日祝福啊。我好像都没加过你微信好友吧——等等，我知道了。我换过微信号，你应该是给我原来的微信号发消息，所以我收不到。”

尧天：“哦。那么你的新微信号是多少呢？”

于是我给了他现在使用的微信号，我们加了好友。

尧天展示了他给我发节日祝福的截图——从去年中秋节开始，每逢节日都给我发了消息，直到今年中秋节。这只是最近一年的事；至于更早是否还发过消息，截图上没有，我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
另一个细节是，尧天把我原来的微信号置顶，并在备注时加上了“AA”的前缀。我没忍住笑，就问他：“这种带A的前缀，不是只有微商才会给自己起吗？你把我当微商了是吧？”

尧天：“没有没有。给你加前缀，是因为我的微信好友太多了，所以我给重要的好友们备注上加了几个A。一个A是关注，两个A是特别关注。这样，逢年过节就可以群发信息了。”

我：“多谢特别关注！不过，以后发节日祝福就不必太过正式了，否则我也得费尽心机思考如何对等回复。平常多聊就行。”

原来尧天这么多年一直还惦记着我，而我却浑然不觉。不过，终究是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！

按说，我和尧天恢复了联系，让他加了我现在使用的微信，这事到此也就结束了。但是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我问尧天：

“你能不能把我之前的微信号发过来？我试试看能不能登录。我想看看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好友像你一样，给我之前的微信号发了消息，结果却石沉大海。”

尧天把我之前的微信号发给了我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那个微信号确是我高中时注册的；但是，时隔多年，原来的微信号所关联的手机号，我早已不用，因而无法通过手机号登录。我只能发起申诉，请求找回账号——好在，经过了密码重置、安全验证等一系列复杂步骤之后，我还是成功登录上了原来的微信。

令我有些失望的是，我并没有看到其他好友给我发送的任何消息；甚至连尧天截图上提到的节日祝福，我也看不到（现在想来，原因很可能与微信团队前两年公布的一项措施有关：微信团队会将长期不活跃的账号予以回收。我的账号自然在回收名单上。这种“回收”可能具体表现为清空账号所有聊天记录，但并未注销微信号，静待有朝一日号主“亡者归来”）。

我快速翻了一下好友列表，好友数只有寥寥二十多个，其中有古田的朋友、高中同学（不仅有尧天，也有小贤，我才知道我之前的微信号是加过他俩好友的），以及几个大学同学。

但我终于在好友列表上翻到了一个名字，我看到时几乎要叫出来：

叶洲老师。

不过，我得先确定叶洲老师是否还在使用这个微信号。我打开了朋友圈，第一条动态，就是叶洲老师两天前发的，内容是与教师工作相关的。看来，叶洲老师的确还在用这个微信号，并且大概率还在福州一中任教。

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不用原来微信号的原因。

2015年3月，那是我大一学年下学期。当时，我生了一场大病。我打车去区里的医院，结果昏昏沉沉之际，下车后却把手机落在了车上。没了手机，我一度身上只有10元钱，别说看病，就算原地回学校，钱都不够。幸好班长及时赶到，为我垫付了医药费。

病是好了，但手机终归是丢了。那部手机里有两张电话卡，一张是高中时使用的福州电话卡，另一张是大学入学时办的大连电话卡。几天后，我买了新手机，并且去补办电话卡。考虑到和福州的同学已经很少联系，所以我就没有补办那张福州电话卡，而只补办了大连的电话卡。

我原来的微信，恰恰是关联在福州电话卡上的。然而，当时的微信于我而言如同鸡肋：我和大学的同学、老师联系都是通过QQ，微信好友很少，而且几个月都不会有人给我发消息。我把微信APP放在了很不起眼的位置，如果不是刻意想起，我根本不会打开它。

插一句，对很多人而言，以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在的QQ。

所以，福州电话卡，连同它关联的微信，一起被断舍离了。之后，我用大连的电话卡注册了新的微信，并使用至今。

叶洲老师是我高一学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小贤、尧天和我，高一学年都在叶洲老师班上。当时，我是班上唯一的外地学生（初中非福州生源），所以叶洲老师作为班主任，多次主动询问我的情况，例如对住校生活的适应情况、与同学的关系等等。到高三时，我还曾主动找她，询问作文方面的问题。

到了高考前夜，叶洲老师给我发来短信，祝我高考加油。

我的回信是：“老师，我一直在等你给我发消息！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！谢谢！”

高中毕业后，我妈还多次建议我去联系一下叶洲老师：

“叶老师当初对你多好啊，你该去问问她近况如何。”

我的回答总是：“我也想啊，可是我没有叶老师的联系方式，而且高中毕业以后也很少去福州了。下回去福州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她。”

年复一年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这样的回答，其实是在找借口。我开始问自己：假如有一天我真的找到了叶洲老师的联系方式，我应该去联系她吗？

我之前上知乎搜索过这个问题：“毕业多年后，还应该联系当年的老师吗？”其中一些高赞回答，是老师们撰写的——有些老师表示，由于自己带过的学生很多，因此如果有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才联系他们，他们可能连学生的长相都记不清，更不用说记起学生当年在班上的表现。这样的聊天，只能尴尬收场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老师很欢迎学生们随时回来，并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
事实上，之前我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尝试。当我先前和小贤约好10月5日见面之后，我给叶洲老师的校园邮箱发了一封邮件，表明了来意。果然，我没有等到任何回复——我本就不期待每个老师都会在百忙之中打开并不常用的校园邮箱；更何况，那个校园邮箱是在旧版福州一中校园网上才有的，旧版校园网已经退役快两年，而新版校园网上根本就没有校园邮箱，说明老师们的校园邮箱大概率是被弃用了。

现在，这个假设的前提成立了。我该如何抉择？

虽然内心仍有纠结，但一种理性无法压抑的冲动告诉我，我必须迈出破冰的这一步——一如我之前给小贤和尧天发消息那样。发消息之后，任何消极结果，都不会是我的责任；但如果因为不发而错过本来存在的重新联系的机会，我将注定会后悔。

**2022年10月1日**

一早，我登录上了原来的微信号，向叶洲老师发了消息：

“Hi，叶老师。国庆节快乐！”

我的消息没有被拒收，说明叶洲老师并没有拉黑我。

接下来，我发了一大段文字，解释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联系她的原因——丢失了原来的微信号。

大约半小时后，我收到了她的回复：“哇，惊喜啊。你现在还在读书，还是已经去工作了？”

我：“我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工作，已经两年了。”

我们简短地聊了几句，我便向她说明来意：

“所以，无事不登三宝殿——我国庆假期打算去一趟福州。老师如果有空，我可不可以来找你啊？”

“大概哪天来？”

“10月6号和7号，我都会在福州。”

“应该有空。到时候联系。”

我没有告诉她，我10月5号要去见小贤。

**2022年10月5日**

我起了大早，准备出发去火车站，搭高铁去福州。

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，我这次去福州是要见叶洲老师。所以我妈直到出发前还在抱怨，我为什么这么早走，而且要在福州呆上三天。我只是回答：

“我很多年没去福州了。而且我有那么多同学在福州工作，其中有些也是多年没见了。”

我爸问我：“你的高中同桌，好像是叫什么尧天吧，他这次在不在福州啊？”

“他去美国读博了。看样子短期内是不会回国了。我上次去福州找他，他就说打算将来出国读博，果然是说到做到。”

“所以你这次去福州，都是去见古田的同学？”

“对。顺便自己再去一些地方玩。三天不多不少。”

从福州火车站出来，我先去宾馆放了行李。按照事先和小贤约定的计划，小贤会带我在福州逛上一整天。

我决定告知叶洲老师我已经来到福州，之后进一步商量和见她见面的时间地点。

我：“老师，我今天已经到福州了。其实我今天是来找当时班上同学的——就是小贤，你肯定也记得吧？当时还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！”

叶洲老师：“当然记得啊！她现在在哪工作？”

我：“她现在也当了语文教师，就在福州！哈哈哈。”

我本来打算询问叶洲老师何时何地见面，但聊天界面一直显示“对方正在输入…”，于是我先等她发来消息。

几分钟后，叶洲老师发来的消息是：“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如果没有其他安排，我们可以下午见个面，在仓山万达。”

这个提议完全在我意料之外。所以，我为什么没有事先告知叶洲老师我会来福州找小贤，从而让大家都有更充裕的时间，安排三人一起见面呢？

我没想太多，而是立即打电话给小贤：

“小贤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计划有变！哦，是个好消息。让我想想怎么说……就是，我联系上了我们的班主任，叶老师。”

“哦？然后呢？”

“叶老师说她可以今天下午和我们在仓山万达见面。看来这回不用你带我逛了。对了，你这些年联系过叶老师吗？”

“没有。当时都没存她的联系方式。”

“那正好可以来一场久别重逢！”

下午，我和小贤先到。叶洲老师随后如约而至。

叶洲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感觉晟浩比十年前看上去更年轻了！”

我在思忖她是不是在讲客套话——我印象中的叶洲老师，不是爱说客套话的人呀。

这时她补充道：“是真的。当时读高中时，你学业压力比较大，而且还不经常刮胡子，所以看上去精神状态没有那么好。现在工作了，有了自己的时间，也开始关注外在形象了。哈哈！”

我：“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，都会觉得我还是个大学生——尤其是我背着书包的时候，路上很多人就会叫我‘同学’。”

叶洲老师：“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！你看上去确实比较显年轻。看来是工作压力不太大啊！”

我：“也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娇小可爱吧。哈哈哈！”

叶洲老师说，我们是她作为班主任所带的第一届学生，所以对我们记忆犹新。她甚至还能记得当年我室友的生源地，谁是闽侯的，谁又是平潭的……尽管这些同学毕业后都和她不再联系。

叶洲老师说：“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是，关注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，而不只有学业成绩。高中阶段，因为有着高考的压力，很多同学在学习以外的优点，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，但我们至少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——像晟浩，我记得他的文采很好。小贤你有没有印象？”

小贤：“对。而且他写字很好看！他学过书法的。”

关于写字好看这事，从小到大我都听惯了赞美；而关于文采，我知道很多大学或研究生同学说我文采不错；没想到我高中时就已崭露头角，而我当时是浑然不觉的。

我回答：“谢谢。其实现在我也经常会在闲暇时写一些文章，现在的文采应该比之前更好吧。哈哈哈！”

后面叶洲老师提到，我的家长当时给她打过几次电话，了解我学习情况的同时，也向叶洲老师表达了对我的期待。而叶洲老师觉得，我的家长对我的期待过高，以至于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压力。她说：

“我当时跟晟浩的家长说：如果我能有晟浩这样的儿子，我会觉得自己该有多幸运！”

听完这句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

叶洲老师，这句话为什么不早十年告诉我！

回顾过去的十年，我始终无法走出自卑——甚至我直到去年才意识到，我一直所处的心理状态，原来叫做“自卑”。而随着我这一年多以来自学心理学，我逐渐意识到，这种自卑正是来自于家长对我过于严苛的要求：永远追求更好的成绩，永远要学习新技能，永远不能闲下来；总之，永远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。

觉知即救赎。这几个月来，我的自信心已经大幅提升。而叶洲老师的这句话，如同拨云见日，终于扫除了挡在我通往自信之路的最后一块障碍。我的自信心水平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点。

我答道：“谢谢叶老师。我最近也意识到，所有人都在说我很优秀，除了我的父母。”

曾经的我根本不相信“我很优秀”；而现在，说出这四个字，再也不是一件难事。

欢乐时光总是短暂。快到下午饭点时，叶洲老师因故先走，剩下我和小贤。

我俩相对无言。几秒钟后，小贤率先打破沉默：“真是太感慨了。”

我：“感慨什么呢？时光飞逝吗？”

小贤：“对啊。没想到现在距离高中都已经十年了。”

我害怕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，彼此伤怀，以至于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。毕竟是一场难得的久别重逢，我很希望彼此的愉悦心情可以持续得再久一点。

于是我说：“于我而言，我更大的感慨是，我们竟然能在十年几乎没有联系之后，还可以像今天这样谈天说地。

“小贤，那天我看到QQ推送的好友十周年纪念日消息，我先是想到了三年前你给我发来的生日祝福——对于当时身处艰难时光的我来说，它真的给了我很多鼓励；而这回，是我看到了推送，我觉得是时候还上这份人情了。

“可是，我在聊天框里反复编辑了消息，却迟迟没有按下发送键。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很少使用QQ，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及时看到我发的消息；即使能看到，我也不确定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对你来说有多大的意义。而且，自从你上回发生日祝福之后，三年来我们都没有联系，我不确定你收到这一消息后会不会觉得突兀。我很害怕你不回消息，或者因不知道如何回应而陷入尬聊。”

小贤：“不会啊。只要肯联系，感情一直都在的。”

我：“这时，我想到了我今年读过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里面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，叫做‘课题分离’。这个概念的大意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，也就是自己应该负责的事。在和别人交往时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，并且确保不要干涉别人的课题；在做到这点的基础上，别人怎样回应，那是别人的责任，即使回应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，也不是我们的错。

“具体到我给你发消息这件事，我的课题就是，告诉你那天是我们成为好友的十周年纪念日。因为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肯定不会知道这件事；如果因为我没有告诉你而导致我们错失了这一次重新联系的机会，那么责任在我——我当时觉得我会为此后悔十年。

“而一旦我发了消息，你知道了这件事，那么你会怎样回应，就完全是你的课题。于我而言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我从此不再联系。在过去的三年间，我们事实上保持了这一状态，所以即使是最坏的结果，也不会更差。而假如你热情回应，那我们就可以彼此成为朋友，这是远远超出我预期的事，所以我会把这一切当作命中注定，从而倍加珍惜。

“所以，我最后还是按下了发送键。这像是一场赌博——事实证明，我赌对了，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的重逢。”

小贤的回答只有一句话：

“那么，感谢你当初按下了发送键。”

*“没有你们爱过，没有我。”*

*——《亲爱的路人》*